

岁月留痕

贺黎明

长风送我行万里

(一)

在人生漫长的岁月里,时代的变化,总会以某种毫不经意的方式,刻下印记。这种印记,不仅不会随着时光的漫漶而模糊,反而会因为历史与现实的反差,引人遐思,引人感奋。这些变化的印记从细微处说无非是个人的经历,从大的方面讲,无疑是时代和社会前进的见证。

我退休后,经常会自驾汽车旅行,在限速之内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速度,来往于崇山峻岭的高速公路上。在宽广的路上,时而有桥隧相连,视野在阳光与幽暗之间转换;时而与滔滔的江河并行,一幅幅优美的山水风景闪过。过去要数小时甚至数天行驶的车程,如今却风驰电掣,御风飞行般迅速完成。

在高速路上驾驶不容分心,但在我的脑海里,总会不合时宜地冒出种种奇怪的场景:比如说,我想象古人们在山路上、驿道中,山一程水一程,一面艰难地跋涉,一面连声慨叹:“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……”还有旧时旅客、挑夫抱怨黔路难走,“地无三尺平”的种种情景。

当然,旧时山间悠悠的马帮铃声、驿道上的背盐汉子等等,都是脑中的幻影。在今天的交通要道上,扑面而来的,是滚滚车流。每逢节假日,各地高速公路上的各种车辆宛如长龙,载着男女老少,或一家老小,或一群好友,开启一次难得的旅程。大长假、小长假,这既是一次次从此地到彼地的简单迁徙,也是整个人生旅途的又一次次叠加。

古人云: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本人未做过精确的统计,其实无论古人今人,读万卷书真正能做到的,恐怕只是少数,而行万里路就要容易多了。

一个人一辈子走过的路,如果把从田头到地头、从饭台到灶台都通通算上,恐怕一万里两万里,都是稀松平常。农耕社会交通闭塞,普通人一生的行程远远比不上现代人一生的行程。现代交通的发展和变化,大大增加了人们在现代的旅程。人类制造出了汽车、火车、飞机,修建了高速公路,人人可以骑上“千里马”,人人可以驾上“筋斗云”,人人可以像《水浒传》中的“神行太保”一样日行千里。社会在春花秋月不动声色的嬗递中,不经意间竟把过去的神话变成现实。每个人有限的身体机能得到极大扩展和延伸,这种扩展和延伸带来的不仅是人类交通运输效率的提高,也极大地扩展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精神的视野,使人类天天在进步。

一个人的人生旅程长长短短。一般而言,说长不过几十年,说短也就如“小沈阳”说的“眼睛一睁一闭”而已。既然人生苦短,我们为何不通过拓展时空,通过日常一次次旅程,延长人生有限的旅程呢?

(二)

幼时,家住城边山脚下。坐在

家门口,可以俯瞰城内街道的车水马龙,可以遥望城市的另一边从山脚如蜗牛般盘旋而上最后翻越山坳、驶向远方的车辆,也可以听到远处由远而近的火车汽笛和渐行渐远的列车轰鸣……

那时,每天进城出城的汽车不多,火车也不多,货物列车和绿皮火车南来北往,也就那么几趟。好在人们对交通工具的需求好像也不大,城里有些偏僻的马路,甚至一天也过不了几辆汽车,常有汽车、马车、人力车共行一道的景观。除了主干道,这些街道真比现在的步行街还要“步行街”,有条件、有需要乘坐长途汽车和火车的旅客之稀少,恐怕也是今天的人们想象不到的。

进入20世纪60年代,遵义城区至各县往来的汽车,因为班次少,一辆客车不过装几十人,一个县一天不过一两班,加之公路状况、汽车状况都不敢恭维,到一些边远的县城,甚至要花一两天时间。客车的1号座常常成为俏市的专座。火车效率高一些,可以将人们运载到更远的外地,但遵义火车站规模较小,只有几趟过境的列车,火车票也很紧张,除了慢车,上车只能站着挤着。每天按计划卖的几张硬卧票,更是珍稀无比。

这种状况,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初,逐渐有各地个体的客货运输打破了国营公司的垄断,人们出行翻开新的一页。此后几十年,中国人的旅行交通以惊人的速度日新月异异地发展。如今,我每每到车站、机场出行和送客接客,总会看到众多举着牌吆喝揽客的个体或国营的司机们,他们急切的面孔和表情,恰好和当年许许多多坐在车站坐不上车的旅客一样,不过是服务者和服务对象调了个儿。

时代的变化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力。从出租车到网约车,再到各家各户男女老少的各种自驾车,今天的人们对于旧时的情景不是恍然如梦吗?

当然,中国交通的变化也不仅限于公路和汽车,还有各地雨后春笋般崛起的高铁站和飞机场,天空有一架架穿云破雾飞翔的飞机,高铁线上有一列列飘忽而至的动车组。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工具的改变,书写了一个东方大国在新时代创造的奇迹,直接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,让大家在享受种种优质服务后感到愉悦,对未来有了种种新的遐思。

我曾在铁路工作过10年。当年我在铁路报社当记者,常年都在全国各地的铁路工地上跑,从南到北,从东到西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半时间在外地,其中,又有许多时间在来来往往的列车上。不夸张地讲,好多次出差买票、乘车都是麻烦和痛苦。

铁路员工出差,乘坐的交通工具指定为火车,少有例外。免费乘车倒不成问题,记者每年都可开具全年定制的乘车证,一定的硬座都可乘坐硬卧。买到硬卧、硬座殊为不易,每一次都要半夜去城中售

票处排队,如果拿不到座位和卧铺的号签,就只好先上车再补票,运气好不说,运气不好遭一番洋罪便是常态。那时说中国人多,主要表现在全国的客运列车上,越是长途,越是快车,越是人多,永远都是超员。春运期间,从车站到车厢全是乌压压的一片,人又多,各种服务都跟不上,各种囧况困境层出不穷。

离开铁路后,二三十年没有再乘火车,也一度告别了当年行路的痛苦体验。

(三)

2017年春天,多少年没有休过年假的我,忽然想起,临近退休了是不是该休一次。那阵工作也不忙,便与家人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许多地方都去过,唯有南京、苏州等地没有深度旅游过。此时,正是草长莺飞的时节,我想起烟雨朦胧、芳草葱茏的江南,想起孤帆远影的碧空,想看看长江在天际悠悠流淌的诗意。那么,就去南京吧。

从遵义新舟机场出发,直达南京禄口机场,数千里之遥,也就两个小时左右的航程。飞机落地后从摆渡车直达机场到大厅,从大厅转到地下,直接乘坐到南京城内的地铁,地铁直达目的地。我们住在夫子庙附近,每天乘地铁在各个景点转悠。几天后,打主意以南京为“根据地”,到周边的几个城市看看。先乘地铁到南京南站,从车站大厅的地铁出口直接上车站售票厅。售票厅内有一排排售卖高铁车票的机器,每个旅客都可以自主购票。购票的人不少,可也不用排队,随便走到哪台机器跟前,对着屏幕,按照提示,都可以一步一步地进行操作。屏幕直接显示未来几天从南站始发的各趟列车、各个站点各种座位、各种价格等等,旅客可以根据车次、位次,出示身份证,用手机扫二维码购票,即买即得,快捷方便。

购票后,进候车室出示车票或手机,经闸口进站台登车,对号入座。整个购票乘车的过程行云流水丝滑连接。高铁车厢内环境与过去绿皮客车的嘈杂、拥挤、空气污浊不可同日而语。更不能比的是高铁的时速起码都在200公里以上,甚至达到300公里以上。南京附近的城市如镇江、扬州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等都可以快速抵达。游览完毕,当天还可以返回南京。

高铁运行的车次密布,在哪里,何时走,旅客选择余地极大。这种全新的乘车体验,让我感到一种御风而行的旷达和豪迈。虽然,自己也进入步履不那么轻快的年龄,但时代的发展,已使我和更多的人行路不再难,科技进步、时代的进步,给我们这类老年人都插上了长风般的翅膀。

如今的老年人和年轻人行万里路,有先进的交通工具代步,在千里万里的路上,始终有看不完的风景,在千里万里的路上,我们的视野里始终有盎然不息的美丽和远方别处的诗意。

(一)

2025年7月16日午睡起来,打开手机,发现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一位副会长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:“田老师,我们在播州区人民医院,葛镇亚老师在ICU抢救中。”顿时我心里一惊,立刻给儿子打电话,要他送我去那里。

说起来,时当三伏,溽暑炎天,老人不宜外出,但这个不幸的消息让我不能考虑这么多了。于是,儿子开车将我送到播州区人民医院,见到镇亚已转移至肿瘤科一楼病室,昏迷不醒,脸上的呼吸器罩着他的鼻、嘴,见他双目紧闭,胸部在微微起伏。我握着他的手,感到依稀还有点微温,但已经软弱无力了。渐渐地他睁开眼,瞧了瞧我,似乎知道是谁来看望他。我想此刻他的心,似乎还有些明白。瞬间,他又合上双眼,不省人事了。

是夜,镇亚的影子总是在脑海里盘旋,我几乎一夜无眠。

(二)

我与镇亚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,因为我们所从事的都是文物工作,于是打交道的机会多。他在原遵义县(今播州区,以下同)文化馆负责文物工作,一直干到原遵义县文管所所长,以致当时贵州最大的一个县的文物工作,都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。他几乎跑遍原遵义县各个区乡,对当地文物的掌握可以说了指掌,只要一问起他,总会滔滔不绝地一一道来。他有口才,能说会道,讲起来清楚明白,生动自然。但我对他真有所了解,还是在80年代中叶以后。

遵义市自被确定为中国首批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后,上海辞书出版社决定出版一本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词典,关于写遵义的这一部分,交由我来完成。于是原遵义市文化局有关负责同志与我到南白镇,找到负责文物工作的葛镇亚一道,驱车乐安江畔的沙滩,因为那儿有以郑、莫、黎为代表的沙滩文化,必须入词典。行前,我查看了一些典籍,对那儿的情况只能说初步有所涉猎。我们还未到沙滩,镇亚在车上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郑、莫、黎的事迹来,可见他对那儿的情况有多熟悉。其时,镇亚还只是县文管所的一个普通文物员,年纪三十多岁。冒着酷暑,我们来到子午山上,见有坟茔三五错落岗上,其中一封土堆便是郑珍的墓冢,墓前竖着一道阴文石碑,上书:“郑徵君之墓。”镇亚还向我们讲了有关子午山除郑珍墓以外的一些情况。

拜谒了先贤郑珍墓后,镇亚又带着我们登上乐安江左岸的青田山,一个圆形、用青石砌筑的墓冢出现在一片开阔的平岗之上,这便是莫友芝安息的地方,墓上刻“皇清诒赠中宪大夫显考莫公讳友芝妣氏夏太恭人合墓。”镇亚在莫友芝墓前,向我们讲述了莫友芝有关的一些事迹。

之后,镇亚还带着我们去鱼塘参看黎庶昌墓。黎氏墓碑在动乱岁月已毁,墓后翠竹掩映,墓侧溪水潺潺,只见一个巨大的封土堆 立在那儿。在黎庶昌墓前,同行者均感惆怅。

接着,镇亚对我们说,黎氏藏书的地方“拙尊园”旧址还在,去看看吧。只见一列三间穿斗木结构房屋里坐着一个七十多岁患有眼疾的老人,镇亚当即向我们介绍说,这是黎庶昌的侄孙黎老。坐在花窗下的床上老人对我们说,他坐的这张床是三公(黎庶昌)从江南买来的。镇亚一听当即对老人说:“这张床是文物,你老人家一定要保护好。”

最后,镇亚又带我们去参看衰败未折的“钦使第”,里面全居住着黎氏后裔。直到现在,留在我脑海里印象颇深的是一个石砌水缸、四面的石块上雕刻有“渔、樵、耕、读”四字。

镇亚这次带着我们的沙滩之行,总算对向往已久的沙滩有了一些了解。一路之上,他不断地向我们介绍沙滩的历史文化,我打心底佩服他对沙滩这片文化沃土的了解。

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》于1985年12月出版后,在我执笔写作的有关遵义的五十个条目里,就有四条,即:“郑珍墓”“莫友芝墓”“黎庶昌墓”“拙尊园”。我不得不感谢镇亚对我的帮助,同时说明他对遵义地方历史文化的熟悉程度。

(三)

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,贵州省文物局欲对海龙屯进行深入一些的了解,派人至遵,我与镇亚陪同进行调研。镇亚带着我们乘车至高坪,下车后,须经过一条小道步行。记得小道上杂草丛生,很少有人前来,其间有一条小溪在脚下蜿蜒而行,有时还不得不涉水而过。几经艰辛跋涉,才到海龙屯下。一路上,镇亚不断向我们叙述着杨家历史,有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,省文物局的同志也不得不夸赞镇亚的博学,因为镇亚讲的,他亦有所不知。

当时海龙屯还未开发,是原始状态,以至跋涉其间,十分艰难。但镇亚在前用一把柴刀不断砍伐山道上的杂草茅丛,最后,终于目睹了隐藏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几处遗址,如飞龙关、飞虎关等。这是我第一次登上海龙屯,真为这处历史遗址感到震撼,镇亚也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。

我与镇亚打交道至今,已逾四十年的历史,其间还有许多往事可记述。他这八十年的生,对遵义的历史文化所做的工作太多,兹不一一赘述。而对红军长征经过遵义留下的红色文化,如对红军留下的文物的普查、发现、保护以及长征史料的发掘与宣传,也做了大量工作,卓有成就。

他这精彩的一生,最值得铭记的是对开发海龙屯所作出的贡献。2022年6月12日,汇川发布一篇短文的题目是:《走进世界文化遗产“发现海龙屯第一人”——葛镇亚》,该文对葛镇亚发现并参与海龙屯的开发所作的贡献,做了充分肯定。

镇亚一生,对原遵义县的文物与文史工作作出重大贡献,当之无愧是遵义地区一个优秀的文物工作者,一代英才的逝世,是遵义文史界的一大损失。我想用汇川发布这篇短文的结尾,作为本篇悼念文字的结语:

“他曾是一名普通的文物工作者,却凭着一颗初心与真心,数十年如一日地守护着古老的土司遗址。他是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发现者、研究者、守护者与传承者。”

镇亚是在17日下午4时许离开人世的。18日晨,我写下一首悼念镇亚的词:炎天赴播把君看,命欲绝,泪暗弹。且收悲泣,难过鬼门关。紧握弱手枯且软,眼紧闭,见君难。 天堂步步逼君近,恨无力,挽狂澜。悲痛一腔,再生期何年?所欣龙屯昭日月,垂青史,天下观。

名家新作

石永言

发现海龙屯的那个人走了

——悼念老友葛镇亚

霞光满天

罗逸摄

